



煮一杯咖啡，
慢慢地读……

Coffee & Time

咖啡时光

张克 ● 主编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煮一杯咖啡，
慢慢地读……

Coffee & Time

咖啡

张克●主编

时光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咖啡时光 / 张克主编.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5043-6011-3

I. ①咖… II. ①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4944 号

咖啡·时光

张克 主编

责任编辑	卢 焱
封面设计	曾子恒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t.com.cn
电子信箱	crtpt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龙兴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6011-3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一、乞力马扎罗的雪.....	2
乞力马扎罗的雪.....	2
尼泊尔的啤酒.....	4
印度旅行记.....	7
一只羊和一匹马的幸福.....	9
远去的水轮泵.....	12
二、倾城之恋.....	16
倾城之恋.....	16
来生再也不爱你.....	17
85元的爱情.....	19
剩女周芷若.....	21
你是麻雀我是狼.....	25
老公,换我来养你好吗?.....	36
第一百零一次求婚.....	41
离婚之后.....	45
女人为男人暖的被窝.....	53
妓女的爱情.....	56
三、列车艳遇.....	63
列车艳遇.....	63
空等五百年.....	64
那时年少倍多情.....	67
一世情缘.....	68

一见钟情	71
租来的女友	74
还君明珠	77
回首却把青梅嗅类别	78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82
四、你趁钱，我知道！	85
拔掉那颗蛀牙	85
兄弟	88
那个酷酷的狐狸精	91
其实我也很爱你	95
父女之战	98
你趁钱，我知道！	102
母亲的存折	106
怒放的野菊花	107
秋娘	110
五、人生若只如初见	115
男人如酒女人如烟	115
缘来是爱 缘尽是别离	116
人生若只如初见	118
经典电影对白	120
蓝颜知己	121
花间词	124
十年后，那杯咖啡里的眼泪	128
一生一世的谎言	131
记得那年，桃花正烂漫	132
六、一碗清汤荞麦面	136
我奋斗十八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	136
好好活吧，我们会死很久	138
永不消逝的青春	140

租房客	144
白水青菜汤	145
我来过 我很乖	149
一碗清汤荞麦面	153
父亲乡下来	159
方便面梦想	161
 七、两粒桔子三万块	 163
最后的善良	163
滴水之恩	164
一诺千金	168
500封信	169
两粒桔子三万块	171
绝命中巴车	172
真花假花	173
 八、最后一个北极猎人	 176
狼	176
义鼠	182
两棵树的爱情	183
《藏地密码》读书笔记	185
最后一个北极猎人	188
纸上的故乡	194
陌生的狗	202
放牛的日子	205

青 春

席慕容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
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
却忽然忘了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
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

无论我如何去追索
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
而你微笑的面容极浅极淡
逐渐隐没在日落后的群岚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一、乞力马扎罗的雪

乞力马扎罗的雪

范春歌

那年的五月，我从肯尼亚的内罗毕搭上长途巴士，目的地是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长途巴士越过肯尼亚的边境线进入坦桑尼亚境内后，便进入世上闻名的塞伦盖蒂草原。

同车的坦桑尼亚乘客大都熟睡着，因为窗外是他们司空见惯的景色，熟悉的仿佛是自家的后院，对于平生头一次见识非洲大草原的我，却是接连不断的震撼。我瞪着小眼张着大嘴，沉浸在草原的壮阔之中。

视野中时而会闯进团团火红，那是身披大红布驱赶牛群的马赛人，他们瘦削而颇长的身子，宛若游荡在草原上的精灵，遇见有车经过，马赛人会停下脚步，腼腆地向你笑笑，若你向他们挥手，他们会举起手里的乌木棍致意。

当我在一个叫莫希的小镇准备转车前往达累斯萨拉姆的时候，刚下车门就被大群当地人团团围住，四周轰响着一个声音“乞力马扎罗！乞力马扎罗！”

感到奇怪的我打开地图，兴奋地发现莫希就距我慕名已久的乞力马扎罗山不远。那些叫喊着的人是争着为每天涌到这里的外国观光客当导游的。

尽管激动，但是我知道自己无缘去登乞力马扎罗雪山，因为在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还有采访任务等着我。恰好当天车站没有去首都的汽车票，便高兴地在莫希镇住下了，虽然上不了乞力马扎罗山，但能在山下住一天也不错。

一位黑人青年一直尾随着我，见我不愿跟他去登山，又缠着向我介绍旅馆，我知道这种被介绍去的旅馆大都会宰客的，所以坚持自寻旅馆。

当我在旅馆放下行囊后，便出门去闲逛，心想虽然登不了乞力马扎罗山，但能远眺到乞力马扎罗的雪也是个慰藉。可是仰着脖子环顾了一圈，也没见山的影子，却望见街头竟有家中国小药店，便兴冲冲地进去了。

药柜后站着一位年轻清秀而略带忧郁的中国女子。在非洲的这个僻远的小镇能见到中国同胞，简直奇了。于是便与她搭讪。女子姓宋，叫晓红，长春人，原在长春一家中学当英语老师，四年前来到非洲肯尼亚的港口城市蒙巴萨，在一家中国药店当帮手，后来又随店到坦桑尼亚的莫希。她说到莫奇已经三年了。

我打量了一下整洁的店堂，出售的都是中成药制品，从牛黄解毒丸到减肥茶，品种还真不少。晓红说由于中国长期在非洲驻有医疗队，而且口碑挺好，非洲的老百姓都很信任中国药品尤其是中医的疗效，所以店里的生意还不错。正说着，几个黑人男子进了门，点名要买减肥茶。晓红热情地迎上前去向他们介绍。待顾客出了门，我好奇地问她，非洲男人也时兴减肥吗？晓红笑笑，他们都是为妻子买的，这儿的妇女酷爱吃甜食，生孩子后更像气吹起来似的，胖子比比皆是。我怀疑仅凭喝茶就能将胖子变瘦子，晓红说还是有些效用的，问题是要想让那些妇女戒掉糖，那简直要她们的命。

小店的生意虽然好，但这种纯为挣钱的生活距晓红的梦想还很遥远。晓红的梦想是什么，她没有讲。只是告诉我，寂寞的时候会到镇上唯一的网吧上网与国内的朋友聊天，或在约定的时间和远在长春的母亲通电话。

为了不影响她的营业，我暂时向她告辞，说晚上再来拜访。没想到刚回到旅店，就碰见那个曾缠着我介绍旅店的黑人青年，他身后还跟着一位全副武装的警察，店主说是找我的。真把我吓的不轻，不知道惹来什么麻烦，赶紧掉头去找晓红。我在前面跑，俩人在后面追，我的双腿都发软了。晓红听了也纳闷，虽然没有按那位小伙的意愿住他介绍的旅店，也犯不着将警察喊来哪！

眼见那俩人已追到店门口，晓红让我避一避，她则笑容满面地迎上前去问究竟。原来这个黑人小伙想鼓动我雇他做向导去登乞力马扎罗雪山，担心我不信任他，特地拉来他当警察的亲戚来当说客。

我到过那么多国家，像这样揽客的倒还是头一回遇见。

还好，人家并没有拿枪逼着你登乞力马扎罗，听说我还赶往首都办事，也就罢了。

送走他俩，我连连向晓红道谢。晓红说在这儿住久了，和当地人处得很熟，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尽管来找她。还说，俩个素昧平生的中国人，竟在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下遇见了，缘份。

我忍不住问晓红，乞力马扎罗山究竟在那个方向？她说就在眼前，可是由于山顶终年积雪，又是一座活火山，山口定期放排气体，因此总是笼

罩在云雾之中。这些日子气候阴沉，更是乌云密布，要想在莫希目睹它的银冠，只能看运气了。我叹道，若在这里和它失之交臂真是一生的遗憾。

接着又不甘心地问晓红一天时间够不够登山，晓红说来回需要五天，她到这里三年了，因忙于生意，还没有机会去呢。她的话彻底打消了我登上乞力马扎罗山的念头。

在尘土飞扬的莫希镇转了一圈，我快地回到旅馆，店主突然通知调换房间，考虑到住店的时间很短，我不情愿，但是店主比划着手势几乎哀求我调换，我只好怒气冲冲地收拾行李换了他指定的那一间。

离开莫希的时间到了，告别乞力马扎罗山的时刻也要到了。就在我在旅馆里整理行囊的时候，偶尔抬头，突然望见窗外的半空中耸立着一柄巨大的银剑，犹如一道闪电将我击中，乞力马扎罗雪山向我展示了真容！

为了更真切地端详它，我冲出房门，疯似地跑到大街上，尽可能近地向它的方向追去。仅仅十多分钟，很快被大片五彩的云团遮住了，那是落日给乞力马扎罗山一个瑰丽而短暂的谢幕。

我激动地跑到药店欲向晓红“报喜”，晓红见我大惊，问我跑到那儿去了，刚才她也疯似地到处找我，想通知我乞力马扎罗露出山顶的消息。我说真庆幸旅店的老板突然给我调换了房间，否则就将错过这一难得的机遇。

晓红舒了一口气，这才笑道，她能理解一个人和自己的梦想擦肩而过是什么心情，见我出门后，特意找到旅馆的店主，请他为我换一个能有机会看见乞力马扎罗雪山的房间。

启程的时间已到，晓红毅然将药店的门关了，坚持送我到长途汽车站。

我知道这一分别，不知何时才能相逢。

长途大巴在奔放的非洲音乐声中上路了，晓红和她身后已被浓雾重锁的乞力马扎罗山渐渐远去。我久久地向她摇动着一只叮咚的小皮鼓，那是我当地买的一个纪念品，皮鼓上绘着乞力马扎罗神灵般的雪山。

从此，我将乞力马扎罗和晓红一起珍藏在记忆的行囊里。

尼泊尔的啤酒

吉田直哉（日本）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准确地说不是“最近”了，然而对我来说，却比昨天发生的事印象还要鲜明得多。

那年夏天，为了摄影我在喜马拉雅山麓、尼泊尔的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待了十多天。在这个家家户户散布在海拔一千五百米斜坡上的村庄，像水、电、煤气之类所谓现代的生命线还没有延伸到这里。

这个村庄虽有四千五百口人，却没有一条能与别的村落往来的车道。不用说汽车，就是有轮子的普通交通工具也用不起来。而只能靠两条腿步行的山路崎岖不平，到处都被山涧急流截成一段一段的。

由于手推车都不能用，村民只能在体力允许的范围内背一些东西在这条路上行走，每当我惊奇于草垛何以。移动时，定睛一看，下面有一双双小脚在走路。原来是孩童背着堆得高高的当燃料用的玉米秸。

以前在日本去村庄的公有山林砍柴时，禁止用马车拉柴，只允许背多少砍多少。当时人们认为背多少砍多少的话就能得到天神的原谅。

时代不同了，可正因为没有车道，多拉卡村的人们至今过着一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被天神原谅的生活。我不知道以前的情况，反正现在村民们完全知道他们的生活无法和世界上其他的地方相比。因此，他们是以一种苦楚的心情，在旅游者看来像世外桃源般美丽的风景中过着日子。

特别是年轻人、小孩子都渴望离开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我们，在没法用汽车的这里，也深感不便，每时每刻都是全副武装登山。从汽车的终点站到村庄，我们竟雇了十五个人搬运器材和食品，多余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啤酒比什么都重。想过酒瘾，威士忌更有效果。我们四人带了六瓶，每人一瓶半，估计能对付着喝十天，

然而威士忌和啤酒，其作用是不同的。

当汗淋淋地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面对眼前流淌着的清冽的小河时，我情不自禁地说：“啊，如果把啤酒在这小河中镇一下的话，该有多好喝呀。”

现在再提经过大家协商放弃的啤酒真是没有道理。这时有人追问我说不出的这句忌语。他不是我的同僚，而是村里的少年切特里。

他问翻译：“刚才那人说了什么？”当他弄清什么意思时，两眼放光地说道：“要啤酒的话，我去给你们买来。”

“……去什么地方买？”

“恰里科特。”

恰里科特是我们丢了车子雇人的那个山岭所在地，即使是大人也要走一个半小时。

“是不是太远了？”

“没问题。天黑之前回来。”

他劲头十足地要去，我就把小帆布包和钱交给了他。“那么，辛苦你了，可以的话买四瓶来。”

切特里兴高采烈地跑了出去，到八点左右背了五瓶啤酒回来。大家兴奋地鼓掌庆祝。

第二天午后，来摄影现场看热闹的切特里问道：“今天不要啤酒吗？”

“要当然是要的，只是你太辛苦了。”

“没问题。今天是星期六，已经放学了，明天也休息，我给你买许多‘星’牌啤酒。”

“星”牌啤酒是尼泊尔当地的啤酒。我一高兴，给了他一个比昨天更大的帆布包和能买一打啤酒以上的钱。切特里更起劲了，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

可是到了晚上他还没回来。到了临近午夜还是没有消息。我向村民打听会不会出事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给了他那么多钱，肯定是跑了。有那么一笔钱，就是到首都加德满都也没问题。”

十五岁的切特里是越过一座山从一个更小的村子来到这里的，平时就寄住在这里去上学。土屋里放一张床，铺上只有一张席子。因为我拍过他住的地方并问了许多问题，所以对他的情况是了解的。

在那间土屋里，切特里每天吃着自己做的咖喱饭发奋学习。咖喱是他把两种香料和辣椒放在一起夹在石头里磨了以后和蔬菜一起煮出来的。由于土屋很暗，白天在家学习也得点着油灯。

切特里还是没有回来。第二天也没有回来。到第三天也就是星期一还没有回来。我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道歉并商量对策，可是连老师都说：“不必担心，不会出事的。拿了那么一笔钱，大概跑了吧。”

我后悔不已。稀里糊涂凭自己的感觉把对尼泊尔孩子来说简直难以相信的一笔巨款交给了他，误了那么好的孩子的一生。

然而我想还是事故吧。但愿别发生他们说的事。

这样坐立不安的过了三天，到了第三天深夜，有人猛敲我宿舍的门。唉呀，打开门一看，切特里站在外面。

他浑身泥浆，衣服弄得皱巴巴的。听他说由于恰里科特只有四瓶啤酒，就爬了四座山直到另一个山岭。

一共买了十瓶，路上跌倒打碎了三瓶，切特里哭着拿出所有玻璃碎片给我看，并拿出了找的钱。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了，我不曾那样哭过，也不曾那样深刻全面地反省过。

印度旅行记

柳时和（韩国）

已经是十月了，印度孟买（Bombay）的街头还是艳阳高照。为了消暑，我找到了水龙头想冲一把脸，印度因为天气酷热，在公共场所都有水龙头，供一般民众冲凉。

当我将行李背包放下，弯着腰准备要冲水时，忽然有位印度男子走过来。不吭一声目中无人似地竟然翻起我的背包，把我吓了一跳，还没来得及问原因，他已经将背囊中的一卷卫生纸掏出拿走。在印度卫生纸是属于奢侈品，印度人习惯方便后在洗手间用水冲洗，一般洗手间内没有置放卫生纸的习惯，所以我在背包里随时带着手纸备用。

众目睽睽之下，这样的举动，让人无法相信怎么会发生。刚开始以为是碰到神经病，但并不是，一气之下叫住了他，问为什么随便拿别人的东西？那男子停住脚步转过头来，神情自然地看我说：

“你问为什么拿走这东西吗？我只不过暂时保管一下罢了！”

是亚热带沉闷的阳光吧，听了他说的话差点没昏倒，就像脑袋里一片空白，又吹进一股飒飒的凉风。印度人这样的逻辑思想，过去我曾在许多有关冥想的书中读过。

“这卫生纸不是我的，即使是属于我，也不能说是我的，‘我的’这句话在这世界上不存在。”

从一个印度男子口中听到那样的话，确实是让人昏眩。男子就这样拿走了卫生纸，留下愣住在喷出自来水水龙头前的我。

我有些火大，但不得不自我安慰“对，都拿走吧，不是我的，我只不过是暂时保管的，都拿走吧！”

话虽如此，我还是赶紧把剩下的卫生纸藏好，免得再被人拿走，反正还在背包里的就是我的。

几天以后，我打算从孟买出发到阿格拉市（Agra）。在送给售票员原子笔礼物以后，好不容易才买到需坐40小时二等车厢座位的车票。上车以后，我找了靠窗户边的位子，火车是两排相向的座位，在对面的座位坐了三个人，

靠我这边也是三个人。除了我以外全是当地人，缠绕头巾的印度人，从头到脚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长相像老鹰的锡克人。夜行的火车，缓缓地停靠每一站前进。

不久，上来了一个印度男子，看到座位还留有一点空隙，仿佛是自己的位子般，毫不客气便一屁股地挤靠在我们中间，座位由原来的3人变成4人。过了几站，又来了一个男子，也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挤着就坐下，原来3人的座位，现在是5个人挤成一堆。不过才出发两个小时，还有漫长的三十几个小时，我的背已无法靠着座背，被挤到缩着身子，脸必须靠着车窗趴着，不知不觉累得睡着了。朦胧之中，不由自主地身体往后靠时，忽然感觉到碰到什么，睁开眼一看，吓了一跳，让人无法相信，因为在我背后与椅背之间狭小的空间，不知什么时候又挤进了一个印度男的。

我跳了起来，无法忍受买了车票竟然还要受到这种待遇。像这样坐三十几个小时的车，还不如干脆下车算了。于是从口袋里掏出车票，拿给了那几个毫无道理霸占位子的印度人看。

“看看这张车票，这是我的位子，请你们起来到别的地方，这是我的位子，我要坐在这里。”

其中一个年纪看来约50岁左右，长相平凡的男子，抬起头说：

“是吗？你凭什么说这是你的位子？你不过是暂时坐着，不是也要下车的吗？难道你打算永远地坐在这里吗？”

好像被人捶了一记，我的嘴巴被堵住般，什么话也回答不了。只不过是想着按着车票入座，竟是这么困难的事。但再想想那男子说的话也没错，不过是暂时坐了就要下车，何苦大发雷霆，主张那位子是属于自己的呢？

还有一次让我印象深刻的经验是在旧德里街上购物时发生的事。喜马拉雅山的居民约有半年因为积雪的关系对外交通中断，因此这段冬眠期间内，居民在家中制作各种刺绣品或银制手工艺，准备贩卖给观光客。我在旧德里街上，看到这些工艺品非常喜欢，想买几件带回去。一问价钱，一个印度青年瞧着我打量，看得出他也知道我不是初到印度的观光客。但奇怪的是开了1000卢比，相当韩币30000元（约25美元），在当地算是天价，也许他把我当作是有钱的日本观光客。我当然不愿作冤大头，于是回应他：

“100卢比！”

青年马上说：“150卢比！”即使是从1000卢比降到150卢比，脸上表情一点也没有变化。

“70卢比！”

我再往下杀价。

“110 卢比!”青年让步了一点,说已经降到成本价了。

当然我不会退让,再度你来我往之后,最后以 70 卢比成交。原来 1000 卢比的价钱,竟然能用 70 卢比买到,我颇为沾沾自喜,相信在旅行之中,也能记上一笔。当他把东西包装好交给我时,我心情十分愉快地打算转身离去。

就在那时,印度青年拍了我的肩膀,说:

“Are you happy?”

你快乐吗?是因为东西买得便宜快乐吗?如果是快乐到底有多快乐呢?而快乐能维持多久呢?他的意思应该是如此。

一时我被问倒了,又是一阵昏暗,站在那里无法移动脚步。我转身问他为什么那样问我?

他说:

“你快乐的话我也快乐,但如果你不快乐,不管走到哪里问题都是在于你。”

青年说完话以后,两眼看着我。在他的凝视中,我感受到自以为聪明,费尽心机买到便宜的东西,竟无法百分之百、有信心地说自己是非常快乐的。

那以后不管我在印度历经了多少次施行,得到多少学习,但这三件事给我的启示,却永远无法忘怀。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做什么,他们的话,总是清晰地盘旋在耳际。

一只羊和一匹马的幸福

嘎玛丹增

赛里木湖在天山西段,博乐市西南的高山盆地中。我由伊犁方向进入。果子沟公路在扩展维修,难行,翻过陡峭险峻的科古尔琴山垭口,就抵达了赛里木湖畔。

其时正值盛夏,由于雨水少,高山草甸的草色枯黄,疑是秋天的式样。

哈萨克青年热合曼骑着摩托车把我拦在赛里木湖畔公路上。他说,“朋友,你们有好多?”我把头伸出车窗,顺口胡说有七、八个人。“走,到我们家去。”他手指的方向位于科古尔琴山脚,茂密的云杉林在草甸上方郁郁葱葱,一直伸向神秘的远方。

之前，我在科古尔琴山垭口松树头，一座蒙古敖包前站立了很长时间。我之所以站在那里，不为祈祷，我对古老的萨满教不了解；也不为那些白色的牛头和羊角。1219年，成吉思汗曾经站在那里，指挥他的20万大军凿通了果子沟通道，越过天山，西征伊犁，把铁蹄印满了整个中亚。

我站在松树头的实际情形，是看到几只盘旋在低空的鹰鹫和一支猎狗的僵持状态。鹰鹫们就在猎狗的头顶，猎狗仰视着鹰鹫。狗，一定是意识到了某种危险，对着翅膀们不停地吠叫，偶尔也在草甸上跑动一段距离，试图抛开大鸟的追觅。当狗发现自己的行为对飞行的翅膀没有意义之后，干脆停止了跑动，但吠叫的声音却越来越大。鹰鹫们都够雕食比自己体重大几倍的猎狗？我非常愿意看见，鹰们突然俯冲，用它们尖利的爪把猎狗叨飞地面。然而，直到我离开，我也没有见到那样的情形。鹰鹫和狗依然僵持在胜利达坂的天地之间。显然，鹰鹫很想把猎狗作为美食，但这种企图似乎有点妄想。

我没有见到鹰鹫和狗的血腥扑杀，但它极大地生动了我一个人的旅程。

我把汽车停靠在公路一侧，坐上了热合曼的摩托车后座。热合曼开得很快，高寒的风扑打在肌肤上，有如刀片。当我看到湖畔拥挤的游人和忙碌在人群中的蒙古族人、哈萨克人，本能地后悔起来。热合曼家的毡包位于坡地草甸上。缓坡地带的上方就是科古尔琴山达坂，在这个可以俯瞰赛里木湖的草甸上，搭建了无数毡包，无数和我一样的游人在毡房前出入。这个地方紧邻游船码头。公路边停满了旅游车辆。码头上游人如织。空旷的远山和拥挤的湖畔，给视界一种强烈反差，这种反差，在辽阔的雪山草地显得有点荒唐，也让我再一次不想留下。

此时，阳光被遮蔽在云团上面。处于高山盆地的赛里木卓尔，风很大，在耳边打着呼哨，并把湖水翻拂成了一遍汪洋。站在热合曼家的毡包前，我只能用手抓紧帽沿。高地上七月的大风，居然有点刺骨，身体寒冷起来。远方雪山绵延，云雾缭绕，只是在暗黑色的湖水里，看不到它们在湖面平静时才有的倒影。

我没有喝到热合曼家的马奶或者酥油茶。他只是一直追问我一行到底有多少人。偌大的毡包足可以容纳20个人睡眠，价格也很便宜，一顶毡包100元一天。一顶毡包，对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消费价格是同等的，但对于热合曼家就不同了，数据和利益会体现在食品消费、火盆和被褥提供上。

“我只有一个人。”面对热情的热合曼，我只能连声说对不起。毫无疑问，在热合曼陪同我这段时间，也许耽误了热合曼在公路上可能揽得的生意了。

如果，我此时继续先前的谎言，我和热合曼完全可能在马奶子飘香的毡房里称兄道弟。很多可能，因为我们的谎言和心思，被提前质押了。

在谎言不能维持，我又打算离开这个喧嚷之地的時候，我只能对热合曼说了我只有一个人的事实。热合曼突然就失望了起来，悻悻然地说了一句，“还以为你有好多朋友呢。”

事实上，我也不能一个人睡在夜间会降至零度以下的毡包里。我经受不了那种极度深寒，只能离开。离开热合曼以后，他又骑着摩托车追上了我。他要我开车小心点，前方三台镇有测速的警察。热合曼的友好，让我突然惭愧并感动。这样的感动，源自作为牧人的热合曼。

在听不到嘈杂的声音很久以后，我才从空调车里出来，走向了湖畔西区辽阔的草甸上。草甸前方高山耸峙，山顶上有零星的积雪，有几座毡包距离较远地散落在泛黄的草地上。没有人群，也没有看到牧人，只有成群的牛羊咬齿草的声音。自然，这是我想要的空旷和安静。一只羊和一匹马的幸福，就在这个时候走进了我心中的牧场。

时间已接近九点，如在内地，已经在黑夜的边缘了。但对于晚间11点才进入黑夜的西域，这个时候近似于我们习惯的黄昏。站在羊群中间，我看到阳光穿过云层的缝隙，透亮而有力地照射着赛里木湖，幽黑的湖面闪烁着炫目的光斑。我身边的草甸也出现了几团夕阳的暖黄，照耀着宁静的草甸和摇曳着炊烟的毡包。这是我的眼睛能够看到的最美丽的瞬间。

羊群和马群像花朵一样，幸福地开放在草甸上。我以为，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草原。但快速移动的云团，瞬间就阴暗了我短暂的幸福。我知道，一只羊和一匹马，不会像我一样善感，即便在大雪覆盖的日子，它们依然会因为一棵草，就拥有了全部的幸福。哈萨克青年热合曼，如果依然生活在没有汽车和飞艇的年代，他不会出现在赛里木湖畔的揽游行列。他应该跟随成群的牛羊，在牧草丰茂的夏牧场游牧。就像他的先祖一样，所有的劳动都很单纯，只为生存和繁衍。适度地牲畜存栏量，适度地性爱和繁衍，世代生活在一种安静的状态。草原和毡包，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食物和快乐，而祖先记忆和宗教信仰，又能够把他们的精神指引到安心互助的秩序里。当然，劳动是必须的，但那种劳动没有发家致富的妄想。我想，这就是我们向往的一种安心清静的生活。

很久以前，那里的人们就如同羊群和马匹一样，生活在天堂般的家园，但时间老了，草原瘦了，湖水两岸恬噪的惊喜，又把他们从天堂带走了。人们重新回到了空虚和黑暗。比如热合曼，比如赛里木草甸上越来越多的毡包。